

# 这本畅销书让全世界知道了“红色中国”!

◆ 史竞男 周圆

## 红色经典八十年长销不衰

1936年,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,探寻红色中国。历时四个月,他遍访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彭德怀等领导人以及众多红军将领、普通战士与群众,用客观又不乏激情的语言,第一次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目的和红军不可征服的精神,此即著名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

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很快就从畅销书变为经典,先后被译为20多种文字,连日本在1939年也出了日文版。无数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中坚力量的人物,当年都是通过这本书建立起革命信念。毛泽东一直珍藏一本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反复翻阅,以至于破散到不得不找专人修补的程度。

从1938年中文版出版至今,八十年来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,它的活力从未衰减过。在我们理解现实或追溯历史本源的时候,它也在期待着新一轮的解读。

## 非同寻常的出版之路

1937年3月,在斯诺夫妇的支持下,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主持翻译了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》,并在北平秘密出版。那张曾风行一时,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的头戴红星帽的毛泽东照片也首次刊入该书。

1937年10月,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

1938年2月10日,在胡愈之筹划下,“复社”翻译出版了第一个“红星”全译本,在国内外华侨聚居区都引发了轰动效应。考虑到当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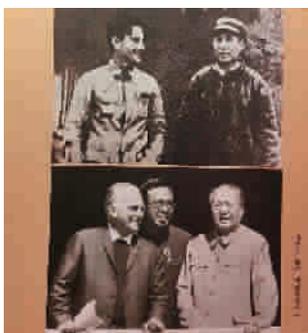
▲ 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各个版本的封面

有这么一部经典著作,它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革命者;

它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,畅销世界多国;

甚至毛主席也珍藏了一本,翻到破损还找人来修补!

这本书就是:《红星照耀中国》



▲ 埃德加·斯诺与毛泽东



▲ 左:埃德加·斯诺夫妇;右:斯诺在陕北



▲ 自右至左: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博古(1938年版插图)

的政治环境,书名译作《西行漫记》。斯诺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,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“最后胜利”。

据译者之一李放说,他1938年夏南下,沿途不仅看到好几种翻印版本,甚至远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小书摊上都见到有此书出售,其传播之广,翻印之快,可见一斑。

《西行漫记》及其各种节本或专章印本的迅速、广泛流传,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、惊惧和敌视,他们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;据有关档案记载,先后查禁其著作竟达十几种之多。

动荡时期,《西行漫记》遭禁。在许多单位和部门,它被加盖“严控”之类印戳后密封于图书馆和资

料室中停止出借。

1979年前后,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《西行漫记》出版,封面标明原名: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,增译了部分章节,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。同时,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、地名、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

作了不少校正。

董乐山版《西行漫记》不仅是国内最忠实原著的全译本,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版本。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就是基于董乐山译本的全新版。

## 揭秘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经历的传奇

据出版界专家介绍,每一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出版都充满传奇。1938年上海“复社”翻译出版最早的全译本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由于缺少印刷资金,出版前组织者只能通过读者“众筹”的办法多方筹措。有十几位读者每人捐出五十元买纸张,另有几十人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征集到读者预约金共几百元,作为印刷成本,还有一些人自愿参加义务劳动。这部由群众自己组织发行的“复社”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(因政治因素定名为《西行漫记》)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出版了,速度之快,举世罕见。

“复社”版“红星”出版后,立刻引发爆炸性反响,预先发售的购书券被抢购一空,从1938年2月到11月短短十个月的时间内印行了四版。很多读者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或传抄,有不少进步青年怀揣此书奔赴延安,其影响力可见一斑。

历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2016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出版了由埃德加·斯诺著、董乐山翻译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出版一年多来,销量已达300万册,可见它巨大而持久的魅力。时至今日,在全世界,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已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文字,累计发行上千万册,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。

(摘自新华视点)

## 生命接力

张子影



### 14. 医院

5月20日一早,德阳市附近的群众都看到了这个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“大医院”,然后一传十,十传百,这个来自唐山的方舱医院成为人们口中的新名词。上午9时,就在响水沟内朱伟峰小队们意外地发现了命悬一线的赖元平时,方舱医院的门诊舱外,闻讯赶来的病人已经排成了蜿蜒几十米的长队。许多人衣衫褴褛,面色惊慌,浑身上下鲜血淋漓。

按院长刘建军的话说: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扑了上去。这个“扑”字太准确也太深刻了。

30年前,在唐山发生巨大灾难时,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挽救伤员。30年后的今天,成长起来的北京军区255野战方舱医院用他们苦练的医疗救护技能和全部的爱心“扑”了上去!不需要命令,不需要动员,包括司机和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加入了进来。他们东奔西走,跑前跑后,检查、清创、上药,实在插不上的,就帮助搀扶重伤员,安置体弱者,送水、送药、抱孩子,甚至陪着上厕所。

连续一周的时间里,没有人认真地坐下来好好吃一口饭,睡一个觉。方舱与方舱间不过数米的距离,但所有医护人员总是跑着来来去去。为了便于与伤员和医护人员交流,身材高大的郑晓东总是弯着腰,以至于周一周之后他发现自己竟然真的驼背了。

副部长张建设把自己的办公室安在医院门口,白天工作,晚上充当保安,只是为了保证一线的医护人员能多休息几分钟。周围的群众都知道,不管夜晚几点钟有伤病员来了,255野战方舱医院第一个迎出来的人必然是一位上校军官。

在五月底前,因为救灾物资供给紧张,一些志愿者和心理治疗队一时没有地方安置。刘建军院长主动担任“收容队长”。他不仅让出了自己的帐篷,还自掏腰包承担了他们的伙食供给。多的时候他“收容”的队友超过200人,几乎与野战方舱医院此次出征的人数相当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为了筹措这数百

人的供给,刘建军院长和张建设副部长跑得腿都瘸了,一向身强力壮的张建设发生了膝盖积液,进了厕所却痛得蹲不下去。

这些来到灾区救助别人的人,自己也得到了友爱的救助,这件事让所有得到255野战方舱医院帮助的人都感慨万分,以至于唐山市心理救助医疗队的专家们离开灾区后还致电刘院长,表示如果方舱医院的人有需要,他们随时可以组织编外“心理专科”,提供帮助和服务。这个意外的收获触动了刘院长那颗长期以来一直为255野战方舱医院的发展而终日操劳的心,他已经在考虑和筹备为野战方舱医院增加“特殊情况下伤病员心理救治”专科的问题了。

那些年纪稍长,曾经历过唐山地震的医护人员,甚至含着眼泪小心地招呼着这些身心俱伤的群众——

这个年仅六七岁的孩子就是当年的自己吧?还有这个更小的男孩子是自己当年一夜之间失去的小弟吧——这么多年了,弟弟稚嫩的声音再一次出现。女司药张宏把孩子抱在怀里,泪流满面地想。

这一对互相搀扶的夫妻多像自己的爸爸妈妈啊!30年前,亲爱的父母也是在这样的年纪被地震带走的,他们在去向天堂的路上一定也是这样互相搀扶着的——特诊科的黄鹤医生看着心电图机的眼睛都模糊了。

黄鹤本来今年就应该退休了,医院接到出征救灾的命令时,她正因病在医院输液,听到消息后,她拔掉针头,跳下病床,快速整理了随身物品,就站在了出征的队伍里。“不用问为什么,我一定要去!”她含着泪说。

黄鹤同张宏一样,都是唐山大地震的孤儿,“是党和国家养大了我们,今天我们当然要为党和人民做点事。”这对地震姐妹说。

事后统计,在到达震区的前一周,255野战方舱医院的日均门诊量达到了600人,最多时,一天有657人前来就诊。

255野战方舱医院的救援人员赢得了震区群众的热爱和拥戴,不管是受灾的群众还是各地前来支援的医疗队,都知道在德阳有一个部队的255方舱医院,能够处理复杂病人,有条件做各种检查和手术,更重要的是,那里的救援人员经历过地震伤害,对灾民们的困难感同身受,对救助行动不遗余力。

### 27. 绘画之道,寂寞之道

2017年9月,颜梅华90周岁,但与平常日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。颜家子女说,父亲不讲究这些。过去的几十年里,过生日,想到了,就吃碗面。以前在那些节假日,包括大年初一,他都会在书房里,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。

颜梅华的成功,在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勉与刻苦。

颜梅华喜欢简单。他的画室、卧室和客厅,都是现代简约风格。唯有画室内的一大排书橱,比较引人注目。里面整齐地排满了画册、诗集,以及古今中外的名著。他一直认为,人不应为浮华所累,更不能为金钱而活。尤其是画家。

他常对学生说,画画的人,简单些,不要复杂。要静得下心。正是这份简单,让他在人生的波峰和浪谷中,始终保持着一份纯粹。面对如今画界的名利之风,他依然我行我素,甘于淡泊。他不善社交,以简洁而自尊的方式,面对周围的人群,也给自己留下了最大的空间。因为,在这空间里,他有最大的艺术自由和快乐。

他深知绘画之道就是寂寞之道。从某种角度说,画家应该是一个崇尚“简单、实在”的“清教徒”,从这份寂寞中体悟那一种空灵悠逸的境界。

在秋夜里,蓊郁的树在风中摇曳,那枝叶间的碰撞声,落叶与地面的摩擦声,都会带给他艺术的想象,成为他与笔墨、画纸间的深情对话。几十年来,他就是用这样一种几乎封闭的方式,面对高古,面对前人,面对自己的世界……按颜梅华的说法,要成为一位画者,“板凳要坐得十年冷。”

在这几十年“冷板凳”中,他白天工作、绘画,夜晚挑灯看书、练字,志趣不倦,笔不停辍。寒来暑往,用功之勤,用功之苦,非常人所能及。同道中人都叹服其画艺了得,而熟悉其为人行事者,皆知其艺术造诣盖成就于他的执着与勤奋。有人赞扬他是“用做学问的方式进行绘画创作”。一旦画中稍有不妥,他就毫不犹豫地撕掉。齐白石曾曰:“废纸三千。”颜梅华叹曰:“何止三千!”

他为人处世,一丝不苟。大智若愚的他近

乎刻板。有一次,荣宝斋米景扬半调侃半认真地对他说:“您老有点像京剧人物的黄三太。”颜梅华有些愕然,不解地问:“此话怎讲?”米景扬答曰:“您为人‘太’老实,做事‘太’认真,处世‘太’不悉人深变幻。此乃三太也。”颜梅华听了抚掌大笑。

他的这种认真与刻板,集中表现在他对艺术的一种恪守,一种坚持,一种忠贞上。

2017年6月,颜梅华不慎在家摔了一跤,导致右腿骨折。医生为他做了手术,打上钢钉。数月后的一天,他想试试手感。这是他手术后第一次开笔。那天,他神清气爽,挥毫书写了副清翁同龢的对联:“文章真处性情见,谈笑深时风雨来”,恣意潇洒,功力不减。

写完后,大女儿霞清到画室旁的盥洗室帮他清洗笔墨。这时,只见他扶着支架椅,一步步艰难地走到女儿身边,看着她清洗。霞清说,我们从小就帮父亲清洗毛笔,但他还是不放心的。颜梅华经常对她说:“笔根一定要洗净。用顺了的笔,要爱护”。此番情景,令人动容。

然而,仅仅依靠这份认真与执着,是决然成不了一个艺术大家的。颜梅华性格内敛,为人谦逊低调,但在他的艺术世界里,却无半点拘束,堪称个性张扬。他画的人物,气韵生动,形神兼备;他画的花卉,写尽了春意和秋意;他画的走兽,或灵动有趣,或威风威武;他画的山水,别有一番意境之美。

他的画植根于传统又锐意创新,把传统笔墨和现代造型结合,不露斧凿之痕,在不经意间横生妙趣。笔墨纵横挥洒间,既写实也写意,不使一笔落俗套,把胸中之秀色与天地自然之气聚合在一起。可以说,这既出于他的天赋,也归于他的慧根。

张大壮先生曾说:“嘴上要让人,手头上(即笔头上)不要让人。”潘天寿先生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,做人要老实些,画画不能老实。大师之所以为大师,自然有其境界和风范。

曾有人问颜梅华,如何评价自己的绘画艺术。颜梅华坦然一笑,说,还是让后人来评说吧。正如他的恩师吴湖帆在一枚印章上所刻的话:“待五百年后人定论”。

## 颜梅华传

周斌

